



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四川全志

卷一百一十五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十冊

吉林人民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三十四

起重光赤奮若盡玄
熙統提格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

安國將軍綸勿密曰

安國將軍漢獻帝以授張
楊綸託侯綸希盧昆綸

吾國自

上世以來被髮左衽

被皮
義綸

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

夏戶
杜綸

今舉大號誠

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

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

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

自漢以
來善為

夷狄謀者莫過此策矣
處昌呂綸師讀曰幸

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

將安用之

質受斧的受矢按詩發彼有的毛傳云的質
也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鶴不明惟倚

咥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眾馬融注
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

侯皆一文鶴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以質為
四寸也王肅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鶴

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傳叔

二月丙

子孫恩出決口

決即

攻句章不能拔剡宰之擊之恩復

走入海

復拔

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范川盡以其

故部眾配之

為乞伏氏

涼王纂嗜酒好獵

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

嶇二嶺之間

姑城南有洪池廣而

陛下不兢兢夕惕以

恹引先業而沈湎遊畋

沈持

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

纂避辭謝之然猶不悅番永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

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鵠鵠方六寸鵠則實也

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鵠惟說明宜從之鵠意惟改

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鵠內

外不同亦共在一侯射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

侯其中制皮為鵠實射之使其中米盡為正正大如鵠

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然射則射鵠使侯中盡為鵠形

即射射記所謂鵠使白質之鵠射義云孔子曰備聲而

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新

謂也司爨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鋪其側

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

實也此毛傳

唯言的實也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

更工衛翻王武成則一郡而已王河西

則秋廣漢四郡之地此利鹿孤之志也以廣武公傳禮

欽定四庫全書

實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番木縣漢屬張掖郡後漢番省此郡蓋呂氏置劉昫

曰唐涼州天寶縣漢番永縣地後七錄謂番音盤

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

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

恃兄弟桓桓

孔安國曰乃敢欺吾

今人謂相陵為相欺要當斬卿

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惕超

實無意殺之

因引起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

纂酒

數所纂醉乘步輦車

步輦車不用牛馬若羊等令

車天子小駕將超等游禁中

將如至琨華堂東閣車不

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

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胃

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

有密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

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

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

三年荒淫暴虐番永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

縉皆在北城

縉子

或說縉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

杜預曰介大也

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

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縉嚴兵欲與佗共擊

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縉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縉

自為禍首乎

含續

佗乃謂縉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

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弟邈有寵於縉

說縉曰篡賊殺兄弟

謂殺紹又說紹

隆超順人心而討

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

欽定四庫全書

賈逵通鑑

四

人無異望夫復何疑

大和兩

縉信之乃與隆超結盟

軍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

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

隆字永嘉光弟實之子也

大赦

改元神鼎

起先於晉永得小龍以為神瑞故以紀元

尊母衛氏為太后妻楊

氏為后以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

事封安定公縉纂曰靈帝篡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

珍寶命索之

索山

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且

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

璽斯

楊氏曰已毀

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

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

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引左傳

遂自殺縉曰穆后桓

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三月孫恩北

趣海鹽

海鹽縣本武原縣秦以為海鹽縣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吳郡今在秀州東南八十里地七

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

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

將即亮

裕夜偃

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

為

賊遙問劉裕

欽定四庫全書

賈逵通鑑

五

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思知

城不可拔乃退向滬濱裕復棄城追之

滬音戶復扶又

海鹽

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

帥續

裕曰賊

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

敗補

可在

後為聲執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

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

裕且戰且走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

人衣以示閒暇

閒續

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

呼火

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河西王利鹿孤伐涼與涼王隆

戰大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 夏四月辛卯魏人罷鄯

行臺魏鄯行臺見一百一十卷隆安二年以所統六郡置相州以庾岳

為刺史魏相州魏鄯陽平廣平汲郡頓丘清河六郡杜佑曰後魏置相州於鄯取河東中居相以名

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

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將即亮細北涼王業憚

沮渠蒙遜勇略欲速之沮于余細蒙遜亦深自悔匿業

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又細權素豪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二 實通鑑

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諧之於業曰天下不足

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以余觀之索嗣馬權皆庸夫早恃倚世資而使氣無

能為 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鑒明也斷決也斷丁

非撥亂之主鼎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索嗣見

上卷 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

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

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

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

取假日為亂魏居詩細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

果然業叔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

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

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

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

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

諸君能為報仇乎為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眾耳

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二 實通鑑

泣爭奮比至氏池氏池縣漢屬張掖郡晉有其地唐屬甘肅張掖縣界比必察細及也氏丁

尼細又 眾逾一萬鎮軍將軍城莫孩率所部降之莫孩河

降戶江 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逼侯鳩業先疑

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

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將即西平諸

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

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鳩率騎五百降於

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危疑反側之時用言為難而用人為尤難

當此之際非有明略雖斷不能濟也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

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已

為君家所推願勿餘命句古義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

蒙遜斬之北涼段業四年而亡業儒素長者長和無他權略威禁

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現亡故至於敗沮渠男

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僕帥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

僕石子之子也僕倫連錫俱石子見一百六卷孫恩

陷滄潰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山莊當作涼王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翫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

朗魏安縣在武成昌松縣界蓋曹魏所置也而晉志不見後魏置魏安郡遣使說秦隴西

公頌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呂先偽魏武皇帝說論丙錫兄弟相攻

政綱不立競為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

之際取之易於返掌易以返掌近當作反不可失也頌德言於秦

王興帥步騎六萬伐凉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六

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丹徒縣古東方也後曰谷陽秦改曰丹徒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晉陵郡地理志曰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位緒永三千人鑿城敗其勢改曰

丹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

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冠古輔

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也斷丁管錫丹陽尹司馬恢

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儔白石左衛將軍王胡等

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

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

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眾既少詩

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聞志恩帥眾鼓譟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登蒜山蒜山今在鎮江府城西三里山上多蒜故名蒜山實錫居民皆荷擔而立

荷下可錫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神讀曰投崖赴水者

甚眾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眾尋復整兵徑向

京師復扶又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

子無他謀略惟日禱蔣侯廟蔣侯廟在蒜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東北十八里漢

末林陵尉蔣子文討賊死山下吳孫恩來漸近百姓

懼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

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

欲掩不傳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

洲新洲在京口西大江中意即今之珠金沙是也復狀又翻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

郁洲水經註曰東海胸無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歸山在海中者也恩別將

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為

恩所執李朔將軍桓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同相

聞孫恩逼京師達牙聚眾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

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梁中庸等共推沮渠

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二

十

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罕為建

忠將軍都谷侯從才月翻田昂為西郡太守城莫孩為

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為左

右司馬鴻之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河西王利鹿孤命

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嵩曰嵩古陛下命將出征

將即亮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從民為務民

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

利鹿孤善之秋七月魏兖州刺史長孫肥魏未傳克州也使肥

以兖州刺史將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

該降之將步即亮翻騎奇奇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

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七趣

喻翻攝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

軍邀等逆戰驤思碩德大破之生禽邀俘斬萬計隆嬰

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眾二萬五千降於秦帥讀

西涼公嵩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

於秦嵩古光翻使說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二

十

廣武公俟與論兵略甚愛重之俟奴坐則連席出則

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俟曰姜紀信有美

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

為人患俟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

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亮髮兄弟皆推俟之明略余

觀其紀自涼入秦始末則紀蓋反覆詭譎之士而俟

愛重之則俟蓋以才辨為諸兄所重而智略不能濟

此其所以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

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

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王松忽秦將也焦朗華純皆涼人說

衛青伺其囊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

疆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執益盛沮渠蒙遜李嵩不

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為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

紀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地理志武威

晏然後復曰休屠永寧中張軌於姑臧西並置武興郡晏然縣屬焉秦王與開楊桓之賢

而徵之利虎孤不敢留史言諸涼畏秦之強詔以劉裕為下邳

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走復扶又綱裕亦隨而邀擊之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

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

之嫌皆先事誅之先惠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丁亥

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興段讚謀帥禁兵襲盛

殿上將軍蓋慕容國所置錄音之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

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興之子興段讚之子秦潛於禁

中鼓譟大呼呼火盛聞變帥左右出戰帥續賊衆逃潰

璣被創創初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閣中擊盛盛被傷

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年二十九慕容盛臨變

人者然以猜忌好殺毀譽則天下之人固非一人可弄其智略而直殺也中壘將軍慕容拔

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

冗而服嗣從才周難乃且嗣長知兩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

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

迎熙入宮明且羣臣入朝朝直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

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熙字道武

也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

欽定四庫全書

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

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

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燕王定為太子丙

寅大赦改元光始秦隴西公碩德固姑臧累月東方

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復扶又綱

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

撫納夷夏分置守宰夏戶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

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

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張良陳平智謀之士故稱

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辭以退敵

之使訊史綱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

之不復周成王定鼎於郊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

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

降於秦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姚興載記姚平伐魏與姚碩德伐呂隆同時魏書天興五年五月姚

平來侵晉元興元年秦弘始四年也晉帝紀晉秦秋皆

云隆安五年降秦十六國西秦秦秋云太初十四年五

月魏歸隨姚碩德伐涼南涼秦秋云建和二年七月姚

碩德伐呂隆孤攝廣武守軍以遇之皆隆安五年也按

欽定四庫全書實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秦小國既與魏相持宜更與兵伐涼蓋載記之誤

也今以晉帝紀晉秦秋十六國西秦而涼秦秋為據碩

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

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慕容筑燕

宗室也符堅滅燕其宗室悉補遠郡故

筑留河西筑張六翻質晉致下為質同碩德軍令嚴整

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沮渠蒙遜所部酒

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酒泉郡治福祿縣魏牧地地形志涼寧郡領固池貢澤二縣

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掣牧府長史張

潛李暹自稱涼州牧置牧府長史等士居細見碩德於姑臧請帥其眾東還

帥請曰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掣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

還掣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

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萇孩亦以為

然我何開蒙遜遣子奚念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蒙遜既

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掣也少詩

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

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掣又細臣竊以為苟有誠

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乃

欽定四庫全書實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

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音書地理志

青縣當是後改為萬歲張天錫置臨松郡五代志曰臨

松縣有臨松山後周省入張掖縣宋白曰隋煬帝併萬

歲入剛丹縣屬張掖郡

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從才用

其名余據紀文以鄯善苟子為蒙遜從弟則鄯善非姓

也明

虞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

通朝立許以掣為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

支利鹿孤之弟也南燕主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德備

本名德既據齊地酒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

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少詩

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

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調從了翻又卿所對非實故朕

亦以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

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備德母及兄納皆在

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弘曰臣至長安若不

奉太后動止當西如張掖德仕慕為張掖太守其兄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二

十六

之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為鳥

之情恩為反哺故云然李密陳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

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要音備德曰弘為君迎母

為父求祿為子忠孝備矣何罪之有以雄為平原令弘

至張掖為盜所殺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濱海鹽

又破之滬音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決口遠竄入海決音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跋帥眾

五萬襲沒奕干於高平高平漢屬安定魏故志屬涇州

元云高平川西南去安定三百四十里神讀曰辛乙卯魏虎威將軍宿沓平

伐燕攻今支今音幹又即定翻乙丑燕中領軍宇文拔

救之壬午宿沓干拔令支而戍之呂超攻姜紀不克

遂攻焦朗姜紀時據秦朗遣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

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傅檀赴之比至

超已退實音致比朗閉門拒之傅檀怒將攻之鎮北將

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

降降戶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七

必去從他國秦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

言論之傅檀乃與朗連和還曜兵姑臧壁於胡阮胡阮

西臧傅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

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傅檀營傅讀曰傅檀徐嚴不起

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

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傅檀通好好時請於苑內結

盟傅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

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

乃得免傳擅怒攻其昌松太守孟律於顯美

昌松顯美縣屬武成郡呂光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尋復為昌松郡五代志後周廢顯美入姑臧律許章翻隆遣廣

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

憚傳擅之彊遁還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

口夏戶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

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

傳左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南過

臨沮界又東過枝江縣南入于江漢水出臨沮縣東荆

山南至枝江縣北入于沮二水上下立武寧郡更招集

皆蠻所居也沮千余鄉津諸良翻欽定四庫全書

流民立綏安郡綏安郡治長寧縣詔徵廣州刺史刁達

豫章太守郭昶之昶且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晉國三

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數所角翻欲以惑眾又致牋

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

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會工外翻道七昔國寶死後王

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朝直道翻足見其心非侮於明

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

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江東人士其名位通顯於時者率謂之佳

勝名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爾來猶言如在朝

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

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

并殷楊專有荆楚殷楊謂殷仲堪楊佺期也并殷楊事見上卷隆安三年第下之

所控引止三吳耳第府第也第下猶言門下閣下之類孫恩為亂東土塗

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

之奈何法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

佗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

欽定四庫全書

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

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庾楷歸桓玄見一百一十卷隆安二年密使人自

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眾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

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

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

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敗必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

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治直之翻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是年三月元顯敗復隆安年號桓玄奔後日大事重纂又

改四永始元興之元改於是年正月通鑑自是年迄義
無初元皆不改元興之元不與桓玄之篡據亂世通之
也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

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時晉之境內有楊
徐而徐兗南兗豫

南豫青冀司荆江雍梁益字文廣十八州而已元顯
皆之使其果能誅桓玄亦必凌上而篡奪之錄臣妙細

寄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

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

傅會工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脩驃騎長史王誕

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

欽定四庫全書

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湛順言於元顯曰桓譙兄弟每

為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

不續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

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違為之所及禍患未

來而先為之圖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啟玄且始事而

誅大將將即人情不安再三不可法順與元顯言之再

又以桓氏世為荆土所附桓冲特有遺惠而譙冲之子

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荆州

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丁丑燕慕容拔攻魏令支成

克之宿沓干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那頡何翻姓也魏
書官氏志內入諸

姓有那氏胡結翻燕以拔為幽州刺史鎮令支以中堅將軍遼

西陽豪為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為尚書令博陵

公虔為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為右僕射戊子魏材

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

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

立慕容后立慕容后事見
上卷隆安四年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奕干黜

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

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

秦魏地地形志平陽食邑縣漢晉之北屈也有乾城
秦隄并食邑入襄陵又據姚興載記乾壁即乾城柔

然社為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為盧昆翻
時即亮翻辛卯

和突逆擊大破之社為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

地而居之師續
日車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為大為所敗所師

類翻敗倍侯利奔魏社為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

補道翻也難大破之種章
勇翻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

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朝鮮音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

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魏收書作豆代魏言駕奴開張也汗音塞杜佑曰可汗之號

起於素然社焉猶言皇帝也而拓拔氏始立約束以千

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軍將幢帥皆魏制社焉蓋效而立之將即

亮翻幢宅江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

首而殺之素然為親秃髮傳檀克顧美執孟禕而責

之以其不早降秃髮傳檀自去年禕曰禕受呂氏厚恩

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一十二

矣傳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為左司馬禕

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朝直人無愚智皆知之

但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為子

復扶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傳檀義

而歸之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

禁斷江路斷續公私匱乏以糴稼給士卒糴房尤翻博

餓也又曰驚也又稱殺皮也音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

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凡太傅長史

石生密以書報之從才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下

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

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

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

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

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元顯內畏桓玄

癸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去年十二月魏遵等沒

弈干棄其部眾帥數千騎與劉劭勃奔秦州秦州治上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百一十二

車騎奇翻魏軍追至瓦亭不及而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

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畜許徙其民於代都魏以平

都餘種分送種音勇翻平陽太守貳塵復使秦河東姓

秦叔貳於二國後皆為貳長安大震關中諸城盡閉

秦人簡兵訓卒以謀伐魏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

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許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

以為嗣而狐疑不決父乃立之為姚泓以懦姑臧大

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盡閉

其沮動衆心沮在呂細盡阮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

兵攻姑臧沮子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

遣廣武公傳檀帥騎一萬救之使既更調傳奴沃細未

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殺萬餘斛遺之而

還遣子傳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家民五

百餘戶而還涼澤即為貢之諸野澤也在武中散騎常

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融意重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通姚氏數為反覆數所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

遣傳檀討之朗面縛出降魚細以魏安招募軍事見傳

檀送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樂都桓玄發江陵慮事

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

之氣亦振史言桓玄畏怯劉牢之等不庾楷謀泄玄囚

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駙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

兵騎則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孝武太元十年以

封南頓王效周之紀宗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豫

劉史治 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洞浦

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神續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

江秋降于玄軍尚之眾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涂與司

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驍騎大將軍元

顯思為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

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

伺玄之隙而自取之復扶又細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

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

顯遇之公坐而已坐祖牢之軍梁洲梁音東梁水出梁

元顯遣牢之西上擊桓玄非其路也晉書劉牢之傳作

梁洲又桓玄發建康謝安送至梁洲宋武陵王討元山

即四月戊午至南州辛酉次梁洲丙寅次江寧今舟行

自梁石東下未至三山江中有河山即梁洲也梁洲聲

相近故又為梁洲張舟民曰過三山十餘里至梁洲自

梁洲過白土磯入慈湖夾舟民柳行錄言沂流之先後

水註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

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

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

力說輸為子偽翻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為凶惡者之用

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

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

不害為輔佐齊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華鉤子糾死桓公釋管仲之因而以為相晉獻

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重耳反國披辱納忠射而亦翻況玄與

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惡牢之頗

納謬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

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驥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王亮

家表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藉父叔之資玄父溫叔

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

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董卓事見五十九董卓害帝中

平六年獻帝初平元年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

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驥騎何元顯為驥騎將軍故稱之三月乙巳

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降戶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

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之覺玄

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為諧議參軍未有翻命以執後之

也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幸未陳

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陳續曰陳南桁即朱雀桁在臺

城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

仗軍人皆崩潰呼火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灋順一

騎隨之騎奇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

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

數所共翻元顯曰為王誕張灋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

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勞力列翻玄入京師稱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王亮

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

揚州牧領徐州江三州刺史假黃鉞是時晉土全有荆江揚三州徐州車

多僑郡而京口則重鎮也玄悉領之全有晉國矣且將奪劉牢之之兵故領徐州以制之玄以桓偉

為荊州刺史桓偉為尚書左僕射桓偉為徐兗二州刺

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卞範之為玄長史謀主也

丹陽京邑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親禮之

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

文觀之弟也殷觀見一百九卷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